

中國文化
史叢書

中國地理學史

五



中國文化叢書

第二輯

中國地理學史

王庸著

主編者

王雲五

傅緯平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弁言

和馮子衡（承鈞）先生的意見一樣，我近來亦怕做人家所出的大題目（見本叢書中國南洋交通史序例）而且這題目——中國地理學史——除了少數局部研究的文字以外，還沒有人做過綜合的著述，不免感覺着開創之困難。但因為商務印書館方面的盛意，而初意又想借此迫着自己做一點文字工作，隨便答應了；以後亦就無法脫卸，於是乎就在公私忙碌中，迫出了這麼一本未能自慊的小書。

嚴格地說，除掉地圖和西方科學輸入以後的地學之外，在中國學術史上實在是很少可以稱為地理學的。所謂地誌，在分量上雖是「汗牛充棟」，不可勝數，但論其內容，却多半是歷史性質。即如所記山水、地域、物產、人口之類，亦不過地理事跡的記載，彷彿不定期的年鑑，不能認為真正的地學。可是，這書之所以仍舊照一般的地理學觀念，把地誌亦容納在內者，亦有相當理由：因為地誌和地圖的關係很密切，而明清以前，除地圖地誌以外，實在沒有多少系統的地理學可講；并且中國

的地誌，至少在分量上占有中國舊籍的一大部分，是中國地理知識之淵藪，世界各國都沒有這樣興盛的；我們如果擱置了這大量的典籍，在中國地理學史中一字不提，似乎沒有別的學術史可容納的了。

這是題目的限制，沒有辦法！否則，我寧願把本書的末一章除去，把前三章儘量擴充，而把書名改稱爲「中國地理圖籍史」或是「中國地圖地誌史」。

有些事蹟，可以在本書述及，但因爲時間的匆促，參考書籍缺少，以及本書分量和編制條理的限制，多沒一一詳述。現在把重要的幾點列記如下：

(一) 中國古書裏不免偶然有些和地理學相近似而巧合的推論。但大都是東鱗西爪，甚爲散漫。要在浩如煙海的古書中披沙揀金，實在頗不容易。而且這些論說，恐怕多依附在天文、醫藥、玄學，以及各種經世致用的著述中間，牠們同別的學問可以有一點聯絡關係，而在地理學本身，却不容易組成一個自成系統的條理。所以，這些材料，倒可以在別的中國學術思想史中間附帶述及，而不便容納在地理學史裏面，尤其是關於宗教和玄學上的迷信傳說以及巫術之類。此外還有不少

材料，因爲分量和條目的限制而故意刪去的。

(二) 清代關於外國輸入的地學以及世界地理知識，固少精詳之作，亦且有一知半解，模糊影響的論說；但從歷史的觀點上說，亦可以在這裏述及。不過，事實上因爲材料的散漫而不齊全，不能在短時間搜集完成，只得暫付缺如，留待以後補足了。

(三) 元代以後的地志，一時不易籌得綜括的敘述方法。初意本想對元以後總地志列述概略，以見一斑；但實際上亦因爲材料的不齊全，和篇幅的限制，亦只能暫行告缺，將來是仍想補做的。

(四) 中國關於地理的舊籍，地誌而外，以水利和邊防的圖籍爲大宗。不過，這些書籍，大都論述防水、防邊的方策和政事，以工程、事蹟及奏議爲主體，真正有關於地學的很少。而且關於水利方面，本叢書另有中國水利史一書，無需在此重述。關於邊防圖籍最盛行的明代，有拙著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北平地學雜誌二十二年一、二兩期）及海防圖籍錄（清華週刊三十七卷九、十期文史專號）可參，這裏略去不講了。

總之，這一類工作，即使材料完備，又沒有別的職務，亦不能在短時期間完成。知道此中甘苦的，

或者能加以原諒吧？海內學者，如果有人亦願意做這一類我所想做而還沒有做的工作，或是把我的編輯系統根本推翻，另闢途徑，那都是我極爲欣幸的。

除去一部分依據近人的研究結果之外，這裏亦有前人沒有做過的工作，尤其是關於地圖地誌的目錄和史料方面，頗用了不少呆板的整理和查考功夫。並且這工作不是短期內的事，是五、六年來在職業和別的文字工作之暇斷斷續續地做的。回想所費的時間、精力和所得的結果，不免有勞而少功之感。這許是由於我的天資愚拙，才能太差，不能寫輕鬆明快的著作。但是，學者們如果認爲這工作不是完全白費，而且方法上還沒有走入「魔道」的話，我依舊是心甘愚拙，不惜見外於聰明人之列的。況且這種爲人之學，如果還可以便利「上智」作新奇的推論和高明的「創作」，那還是天資較差的人所值得做的。

我所引以爲憾的是愚拙得不夠澈底，沒有充分的時間和圖書把這一種呆板的基本工作做得相當完全。這雖够不上學術的著作，可是我卻因此深深地感到「閑暇」是從事學術工作的重要條件，——自然，這並不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意思。

私意以爲真正研究中國學術，最好是腳踏實地從基本工作下手，做了以後可以不必再做——隨時補正的工作自然是不免。至於由豫定的原理，去找東鱗西爪的材料而作成各種寬大博辨的文章，那不僅無裨於純粹的學術，亦且和八股文相類，永遠沒有做完的日子。

我近來還有一個偏見：就是研究中國學術，與其作空泛的通論，不如要有條理的鈔書。但是，像這一類學術的通史，多少要講幾句通論的話；所以這裏雖竭力避免空論，按而不斷，却仍然有些概括的推論和假設；只不過在沒有細心求到確實而完備的證據以前，總不敢大膽地作十分確定的論斷而已。如果有人認爲這態度沒有決斷，或是不夠痛快，那亦只能聽其自然，現在我還沒有想改變態度的必要。

這書裏帶通論性質的假設，有兩點是主要的：其一是九鼎、山海經圖、職貢圖、苗獠風俗圖、以及地圖的一體分化說，其二是地圖和地誌間互爲消長的演化說。雖則這一類說法，自己還不敢認爲完全真確，但有一點是可以自信的，就是這些觀念，不是在開始工作以前豫定的原理，却是從實際材料考查以後的推論。

這裏有一大部分篇幅，是根據已經搜集的材料，有些是從早已在雜誌報章上發表過的文字刪改而成，但亦有不少增補修正的處所。將來如發現疏漏和錯誤，自當隨時設法補正；就在發稿付印以後不久，自己已經發現幾處疏忽的地方，一時來不及改正了。更希望海內學者，不吝指教，以匡個人所不及。如有特殊材料和新見解見示，尤爲感幸！

關於漢、隋間之地誌一節，分量上雖占了很多的篇幅，但實際上還覺得語焉不詳，有好些材料多略去不提。將來如有閑暇，想另做一個比較完備的整理和考訂。如果再能夠將工作擴大，把漢、隋藝文志和清代以迄近人所作漢、魏、六朝的補志和考證，作一個通盤的彙考，那在中國文化史上，不能不說是一種重要的貢獻。可是，這事業却不是天天忙着謀生工作的人所能輕易速成的。

最後，我對於本書引用到的近今著述的作者，都表示十分感謝！編者識

目次

第一章	原始地理圖志及其流變	一
第一節	山海經與禹貢（附穆天子傳）	一
第二節	九鼎與山海經圖	一六
第三節	職貢圖與苗獠風俗圖	二一
第四節	外國圖記	二五
第五節	地形圖與地形模型	三二
第一章	地圖史	二七
第一節	傳疑之地圖	三八
第二節	輿圖之掌管與造送	四二
第三節	秦漢輿圖	五〇

第四節 裴秀製圖……………五六

第五節 十道圖……………六一

第六節 賈耽隴右山南圖與海內華夷圖……………六五

第七節 方誌圖與其他總圖……………七〇

第八節 宋代總輿圖……………七四

第九節 宋邊裔圖……………八〇

第十節 朱思本輿地圖及其影響……………八五

第十一節 利瑪竇世界地圖及其影響……………九六

第十二節 清初測繪地圖及其影響……………一一一

第三章 地志史……………一一七

第一節 漢隋間地志之發達……………一二七

第二節 唐宋總地志……………一九五

第三節	宋代方志之發達·····	二二一
第四章	近代地理學之進步·····	二一七
第一節	地圖與測量·····	二一八
第二節	地球物理學·····	二二三
第三節	地文學·····	二二六
第四節	氣候學·····	二三五
第五節	經濟地理學·····	二四六
第六節	人文地理學與區域地理·····	二五五

中國地理學史

第一章 原始地理圖志及其流變

第一節 山海經與禹貢（附穆天子傳）

中國自古言地理者，大抵溯源於禹貢，以其平實通達，合乎常情也。至於山海經一書，所述多離奇怪誕，不合實情，以是四庫全書列之於小說異聞之屬。降及今世，一面因古史研究之進精，一面由西來民俗學與考古學觀念之指示，山海經之地位始漸增高，而禹貢則反降爲僞書矣。蓋原始人類之地理知識，大抵以其與生活有利害關係之事物爲中心，而其所認爲奇事異物者，不僅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又多非親見親聞，每憑十口相傳之故事，卽認爲真實。故山海經之離奇怪誕，正可以窺見

初民意識形態之真面目，而禹貢之平正切實者，乃爲後世地理知識進步之結果，非復原始之形態矣。是以山海經與禹貢之時代，今雖未易確定，但若辨別二書之先後，則山海經自較禹貢爲早也。顧頡剛先生論山海經中之山經所以早於禹貢之故有四，其說頗中肯綮。茲特撮述如下（見北京大學潛社史學論叢中五藏山經試探）

（一）「山經作者確認四方有海，凡所道之五方，皆居一大洲之上。」「古之人屢稱四海者以此，知實爲甚古之地理觀念。禹貢作者，則已知惟東方有海，故青、徐、揚各以海表州，其結尾全曰東漸於海，舍南西北而不言。此真地理學識之大進步，突破古代之幻想者也。」（按古代四海觀念，或非全出幻想，疑因原始時代黃河下流多洲渚藪澤之故而形成，與下述「流沙」之觀念相一致。）

（二）「山經流沙之名，原不專屬於某方。」「此種觀念，即承四方有海而來。蓋海濱皆有沙洲，所謂流沙者，即沙洲之異名耳。禹貢作者，既已打破此舊觀念，遂以流沙之名專歸於沙漠，而屬之西方。故曰：『弱水既西……餘波入於流沙。』其結尾亦曰：『西被於流沙。』海與流沙，在山

經本爲四方公有之名，至禹貢而一歸諸東，一歸諸西，各爲專名，勿復相溷。此修正之名詞，遂至於今不變。試思禹貢作者之學識之進步爲何如乎。

(三) 西次三經言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同出崑崙，「黑水與赤水爲類。」而南次二經與西次二經言英水、烏危之水及皇水，均西南或西流注於赤水。「具見其確認此水爲西南方之大水，其地位與黑水相埒。禹貢作者乃取黑水而捨赤水。黑水凡三言，而赤水不一舉。是其心目中以黑水爲事實，而視赤水爲神話。雖未達一間，亦可見其判別真僞之心矣。」

(四) 「禹貢 荊州之南界爲衡陽，其取以表州界之四山爲岱、荆、衡、華。衡山地位之重要如此。山經作者對東方雖極模糊，而猶知有泰山。又西山經以華山爲首，中次八經以荆山爲首，與禹貢之以華分雍梁，荆別豫荆者，其觀念甚相似。獨衡山則既不見於南山經，亦不見於中次十二經，何也？予因以推知禹貢南之衡山，蓋楚拓南境之結果，當作山經時，河漢間人猶未嘗聞其名也。此四者，均可視爲禹貢後於山經之證。至若山經體裁，自某山至某山，方向道里，井然不紊。禹貢導山一章之山脈觀念，或卽啓發於此。總而論之，禹貢若出於戰國之季，則山經之作，其在戰國之初，或

春秋之末乎。抑古人著書，恆不出於一手，成於一時。山經定形之期，或未必遠早於禹貢。至其胚胎之期，則斷斷高出數百年也。」

此僅說明山經之早於禹貢。而山海經中尚有海經與大荒經，則據陸侃如先生之考證，尙較禹貢爲晚出。海經爲西漢人作，而大荒經爲西漢以後人所作。其理由爲：（一）大荒經及海內經篇末無劉秀字樣，而郭注云：「進在外」。漢志亦僅十三篇，足證出劉班後。（二）海內經襲淮南地形訓而加詳，至述崑崙西王母，又較山經爲增多枝葉，顯由山經與淮南演繹而出。海內西經，又多漢代地名。（三）史記大宛傳贊稱「山海經」然漢書張騫傳贊全襲其文，而作「山經」。論衡談天篇引史記原文亦作「山經」，足證最初惟有山經也。（文見新月雜誌第一卷五號。原文未得見，茲卽由五藏山經試探轉引。）惟無論其述作時代之先後如何，其爲原始地理知識之遺留與傳說則一。近世科學日進無已，而民間之迷信舊俗，仍可流行不絕，亦此理也。

關於昔日學者對山海經之觀念及其書之篇目，則閱四庫提要所述可以得其概略：

四庫全書提要小說家類三：「山海經十八卷，內府藏本，晉郭璞注。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爲伯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司馬遷但云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卽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趙煜、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書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后啓、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巒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歟？觀楚詞天問多與相符。使古無是言，屈原何由杜撰？朱子楚辭辨證謂其反因天問而作，似乎不然。至王應麟、王會補傳引朱子之言，謂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曰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云云，則得其實矣。郭璞注是書，見於晉書本傳。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今本乃少五卷。疑後人併其卷帙，以就劉秀奏中一十八篇之數，非闕佚也。隋、唐志又有郭璞山海經圖讚二卷。又其讚猶載璞集中，其圖則宋志已不著錄，知久佚矣。舊本所載劉秀奏中，稱其書凡一十八篇，與漢志稱十三

篇者不合；七略卽秀所定，不應自相牴牾，疑其贗託。然郭序已引其文，相傳既久，今併錄焉。（按關於山海經篇目，有日人小川琢治氏之山海經篇目考述之甚詳，商務出版江俠庵譯先秦經籍考中有中譯本可參。）書中敘述山水，多參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競字號中。究其本旨，實非黃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難考據，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諸家並以爲地理書之冠，亦爲未允。核實定名，實則小說之最古者耳。」

後世以地理知識進步之目光觀山海經，誠有如提要所謂「百不一真」之概。然吾人試設想原人心理之態度以觀山海經，則彼離奇怪誕，模糊恍惚之事，在古人心目中，實皆深信而不疑。且其所述事物，雖非全出親見親聞，實皆有相當根據與來歷，非若小說家之空中樓閣，多憑想像者可比。今觀其文字平板質實，不僅與封神、西遊之成一故事系統者迥乎不同，卽與文詞豐麗之神異十洲諸記，亦不可同日而語焉。（按神異經、十洲記、隋志等入地理類，而四庫均歸諸小說類。）

西人希勒格(Schlegel)氏著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由馮承鈞先生逐譯漢文（商務尚志學會叢書之一）其中國名，多見於山海經，如小人、大人、君子、黑齒、玄股等國，後之學者，殆皆視若